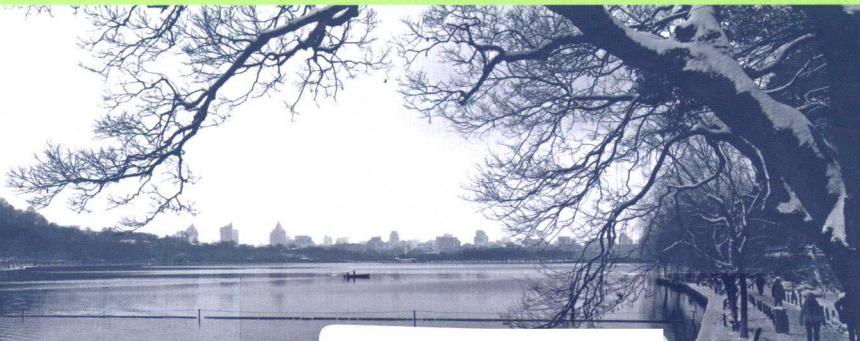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出版资助项目

西湖美学札记

李一凡 著



西湖风景的心灵游历

“中国美”的范例和解读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出版资助项目

西湖美学札记

李一山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湖美学札记/李一凡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308-15205-1

I. ①西… II. ①李… III. ①西湖—景观美学—文集
IV. ①K928.4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5658 号

西湖美学札记

李一凡 著

责任编辑 胡 畔(lpp_lp@163.com)

责任校对 杨利军 陈晓璐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370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205-1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s.tmall.com>

近 10 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西湖美学随笔》于“读宋”方面的著述和分析。最初是为《宋词与宋文化》（朱长文著）全书的副主编，后又为《宋词与宋文化》（陈祖光著）的副主编。陈祖光先生对宋词的研究水平，如蔡国声（蔡国声著《宋词学》）的《宋词研究》（余秋雨著《宋词学》）的《宋词学》等，都是我所推崇的。

前 言：西湖山水，“天地人神”的文化世界

西湖是美的化身。我一直想就杭州西湖的审美现象和文化美学问题写一本专著。西湖文化研究需要这样的美学专论。但由于严重的眼疾限制，这件事未能实现。写这样的美学专论，需要深入的思考和大量的资料，要有相关各个方面的大量阅读，充分掌握材料，细致梳理。西湖美学涉及中西哲学、中西文化、美学理论、景观科学、文学艺术等，尤其是山水文化、园林文化、儒道文化、西湖景观史、杭州历史人文等等。没有这样一个基础工作，无法动笔。这个工作量很是巨大，它会使我的眼睛吃不消。但是，我能够写，很想写。只有细水长流。首先在研读和思考过程中，随机写读书笔记，以此方式整理材料、梳理心得，一点一点地来。我一向有读书写笔记的习惯。有许多研究成果就是从中整理和升华的。我已经记不清此项专题的研读工作从何年开始，但一定是 2002 年之前。笔者的《读书随想录：西湖文化美学的准备与思考》一书，就是读书笔记的汇合，但时间更早、更长。可以说这本书和《西湖美学札记》是姊妹篇，前者对西湖文化美学问题的思考比较广泛，后者则为专论，集中于西湖景观之文化现象和美学问题的分析思考，学术研究性与可读性有较好的结合，要点式的叙述相对自由活泼。

读书笔记本来是写给自己看的，它提供的是读书要点的笔记、研读的思想材料以及由此启发的感想和分析、思考，怎么想就怎么写，迸发的思想火花随处可见。研读的方向，定位于“西湖”、“景观”、“文化”和“美学”。基本思想观点在《读书随想录：西湖文化美学的准备与思考》之“前言：景观的文

化还原——以杭州西湖为例”(另刊载于《美育学刊》2014年第5期)一文已作清楚说明。这两本书汇合的大量读书笔记,初衷完全是为了《西湖文化美学论》或《西湖山水文化与美学》这样的专著作具体准备的,不仅有较深的思考,有思路和方法,还有血有肉,生动活泼。可是我的眼疾已不能承受,一只眼睛仅有光感,另一只要靠放大镜凑合。只能作罢。到目前为止,通过读书笔记的“蚂蚁啃骨头”,我已经把所有必要的准备工作做完了。我的读书笔记还不止于这两本书。我期待这两本书作为垫脚的砖头,有人能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为美丽的西湖立言立论,写出与此相称的西湖美学专著。因此,我不想把数十年积累的东西埋没,不管是美是丑,拿出来见太阳,特别给那些对西湖文化有兴趣或有研究的人读一读,作个参考,会有帮助的。我也相信,本书的出版会打开新的视角,对西湖山水的文化和美学有一些启发。本书采取了要点式的读书笔记体,包括了阅读要点和思考要点,清晰明了,便于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有意识地把学术研究与知识可读性结合起来,有抽象思考也不失具体生动。这是我愿意拿出来的一个原因。文中所涉及的著作、论文、资料等均作了注明,但由于时间跨度较长,研读虽有定向却是随时随机的,难免会有一些疏漏,敬请谅解。

西湖山水的宗教文化浸润

西湖风景区从湖山江海河的结构来看,传统上可大致分为若干特色景观空间,即以西湖环湖区为核心的“西湖山水”,以灵隐为核心的“灵竺山水”,以钱塘江潮为核心的“钱江山水”,以西溪湿地为核心的“西溪山水”,还有以吴山为核心的“城市山林”等。有意思的是,西湖山水以雷峰塔、保俶塔为标志物,钱江山水以六和塔为标志物,灵竺山水以灵隐寺为标志物,西溪山水以秋雪庵为标志物,吴山的城市山林以城隍庙为标志物。如果“九溪山水”也可单列,那它的标志物就是龙井寺。这些各有历史和特色的“景观单元”中的“标志物”,其实都属“山水之镇”;照中国画理来看,又都是“山水点睛”之处,是山水出神采出精神的地方。杭州古城之北郊大运河上的“北关”,是客货船到达杭州的终点,也是以香积寺前的双塔为标志物,展开“十

里银湖墅”的市井生活繁华画卷的地方。如果以更小的景观实体来分析,比如葛岭,它点睛出神采的标志物就是抱朴道院及其上方的初阳台。其他如“灵峰探梅”的灵峰寺、“虎跑梦泉”的虎跑寺、“玉皇飞云”的福星观、“植物园”的玉泉寺、云栖坞的云栖寺、法华坞的法华寺,等等。从时间上来看,西湖风景最早点睛出神采的地方有三处。首先是今天吴山(古称胥山)上的伍公庙(又称伍祠),祭祀伍子胥的英灵,时间据说始自汉代。其二是葛岭,东晋葛洪求神仙之术,掘井、炼丹、修道、著书、结庐于此,应略先于佛教之灵隐。其三就是东晋咸和初年,印度僧人慧理根据“灵鹫飞来”的神话故事创建灵隐、灵鹫、灵峰三寺。这三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飞来峰之灵隐,其间的“灵竺山水”也是西湖风景区最早的、由宗教活动开发起来的游览胜地。中唐时白居易《冷泉亭记》就评论过,东南山水以余杭山水为最,余杭山水又以灵隐为最,灵隐山水又以冷泉亭为尤。他没有称赞西湖山水,就是因为西湖还没有真正被成熟地开发。灵竺山水的声望,至少在唐代白居易来杭之前,要大于尚处于人文初创阶段的西湖。从西湖风景发展演进的历史角度看,西湖风景区的开端源头,是飞来峰和灵隐寺为核心的灵竺山水。特别是从唐初到中唐,许多著名诗人来杭州拜访游览的,主要是灵隐、天竺一带的寺庙和山水风光,还有就是浙江潮,却不是西湖,他们留下的诗篇就是证明:宋之问(或骆宾王)有“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李白有“天竺森在眼,松风飒惊秋”。从风景的人文角度来看,甚至可以说,西湖风景最初是由名僧慧理“灵鹫飞来”的一个神话故事点化出来的。他发现了“仙灵所隐”的飞来峰,发现了灵竺山水的灵气神性,以佛之寺庙开发了灵隐,把自然美导向了神学的人文美,或者说把自然美升华并融入了空灵玄妙的人文美。

至此,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西湖风景不仅具有本然的山水之美,还有至关重要的宗教文化色彩——准确地说,是一种神性的宗教精神对山水自然之美的生气灌注。这层意思再大而广之,就是儒道释为一体的中国文化,在西湖山水中,既发现了自然的美性、德性、理性,也发现了自然的神性、灵性——以一种心理现实的虚幻形式和特殊方式。西湖山水就是这种“地灵人杰”的山水,在平和天真的秀色中呈现着一种灵秀之美。对于西湖山水的这种灵气神性,葛洪与慧理的见解是一致的:慧理名曰“仙灵所隐”,葛洪名

曰“绝胜觉场”。他们的风景大义并非娱乐世人、纵情山水、休闲优游，而是由此山水胜境之机缘，从苦难的人生世界普度众生，发现心性，将众生引向神圣和天国。人若能在宗教文化中净化心灵，也是一种凡人的神圣性升华，一种超然的向往。杭州自五代吴越入两宋以来，从灵竺的“绝胜觉场”跃居杭州的“东南佛国”，至今香火隆盛，不是没有缘由的。

西湖既是典型的“地以人名”，也是“人以地传”。灵竺山水乃至西湖山水，首先是在东晋年代慧理的故事、葛洪的题词中，在佛道宗教文化的浸润中打开了自然的美。人类观赏自然美，并非用真空的眼光去物观自然美，而是透过文化的眼光去感受自然的美和崇高，这在原始民族首先表现为自然的神灵化和人格化，在农业社会体现为孔孟儒学“比德”的自然审美观、老庄道学“自然天真”的自然审美观，魏晋时期宗炳“澄怀观道”的自然审美方法，等等。他们都在做一种人文的努力，即于自然的美性中发现、感悟在其中显现的神性、德性、理性和人性——那种隐含在宇宙人生最深处的东西。

西湖山水的美是浸润在历史文化中的“自然人文之美”。如果脱去了这一层文化特质，那就很平淡浅薄了，只有“看山是山”的直白，失去了“看山不是山”“看山不是山又是山”的含蓄和意境。你完全可以说慧理“灵鹫飞来”的故事纯属荒唐，有好些古人也斥为无稽之说。在科学论和无神论立场上这样批判是理性的清醒。“文革”时将这些“非科学的文化”统统砸烂扫荡，事实证明是极端的错误。辩证冷静的文化理性称之为“一场文化的浩劫”。这个历史事件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人类文化原理：人类的文化结构并非科学、理性、客观之一极，而是一个矛盾复杂交织的多维结构，还有非理性、情感、本能、主观等多元结构。那种“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的矛盾统一结构才是人类文化的本体结构。我们生活在主流精神的多元多极文化中，既生活在科学精神中，也生活在宗教文化中，而且人类从一开始就是从神灵文化、巫觋文化及宗教文化的漫长历史中走来的，后来的哲学、科学、艺术、伦理等也是从宗教文化的母体中走来的。人的觉醒和科学理性文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从欧洲文艺复兴算起才区区数百年，更何况宗教文化是与人类共始终的意识形态。所以，人性的本然需要慧理的故事，而且必然有。杭州、西湖如果没有慧理的故事，就会少了很多人文的精彩和美丽，西湖山水的景观和

感觉也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西湖山水是地地道道浸润在历史文化中的“故事山水”，慧理就把故事融进了灵竺山水，故事变成了景观，景观又蕴含了故事的神奇和意境。葛洪就是那个把灵竺山水意境一语道破的人，他在灵隐山门书写的题词“绝胜觉场”——这是灵竺山水乃至后来西湖山水之景观空间性质和功能的最初定位：神性的景观空间，也就是“禅窟、灵境”。一言以蔽之，即“神的居所，人的觉场”。此外，“绝胜觉场”也是西湖山水意境的最初表达和神学定义。在西湖风景中，“故事山水”实际上也是西湖“意境山水”特征的一种重要形式，历史上的故事、传说、事迹等，往往转化为景观的人文内涵和景观的意境内容。另外一个深入人心的精彩故事，就是宋明以来以西湖雷峰塔为核心的“许仙与白蛇娘娘”的故事。它不仅是西湖一个凄美的悲剧故事，也是西湖山水意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构造。西湖山水到处是这种虚虚实实的故事，比如钱江潮水的“子胥灵涛”，涌金门的“金牛出水”，虎跑寺的“性空梦泉”，净慈寺的“济公运木”，玉皇山上的“北斗七星缸”和山下的“八卦田”，湖上三岛之“海上三仙山”，等等。自然的山水之美就和历史人文、思想情境很好地融合起来，成为基于自然美的文化景观。

天地人神结构的文化世界

从“绝胜觉场”到“东南佛国”，都说明西湖风景具有鲜明的宗教特征。“神的居所，人的觉场”是其初始。西湖风景首先以人们宗教信仰的文化方式，在发现自然的大美的同时也神化了自然，其实质是建立了“天地人神”的文化世界。在西湖风景中不仅包含着天人关系、人地关系和人的社会关系、心物关系、情景关系，还包括人神关系——也就是人与自己创造和异化的神灵幻象的心理联系和信仰联结。对西湖景观的文化分析，仅着眼于“天地人”三者关系是不够的，“天地人神”的四方关系才是切实和准确的。“天地人”是科学的分析观，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命题，它排除了人对世界的宗教神灵幻象。在一定情况下，人天关系、人地关系同时也是人神关系的体现。“天地人神”是历史文化的认识论，它包括了历史上发生和存在的各种相互

矛盾交织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与文化行为，而科学也只是这一文化结构的文化要素之一和一种类型。文化概念包含并且大于科学概念。科学是文化的现代主流精神。人类可以以科学眼光看世界，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多更经常的是以文化眼光看世界的，其中包括人对世界的宗教掌握方式。这个被感知经验的世界更多的是“天地人神所结构的文化世界”。历史和事实告诉我们，人类并非直接生存于自然，而是生活于文化，自然通过文化形态作用于人。人不仅追求真、善、美，还追求着神圣——它的实质就是追求人之个体生命的永生永恒和对于有限的超越。这是宗教跟人类共生共存之必然的人性根据。如果不采取“天地人神”所结构的文化观点去分析和解读西湖山水的景观现象和文化创造，其认知就会产生困难和隔膜，就没法理解慧理“灵鹫飞来”点化灵竺山水而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和景观创造，不能理解从“绝胜觉场”到“东南佛国”的历史发展。

杭州自古就是佛国，抗俗佞佛。灵隐、天竺一带和西湖环湖区域是杭州最重要的灵地和宗教寺观集聚空间。在唐代，杭州及周边地区就已成为全国佛教圣地。至五代吴越国实行保境安民政策和崇兴佛教政策。《咸淳临安志》称“抗之俗，佛于钱氏结庐遍入境”。朱彝尊《书钱武肃王造金涂塔事》称“寺塔之建，吴越武肃王倍于九国”。据《咸淳临安志·寺观》的统计，南宋末年杭城内外寺院总计 496 所；南宋临安府下辖七县，有寺院总计 281 所。吴越诸佛教宗派中，以禅宗最兴。西湖上历来所敬之灵，有佛灵、仙灵、圣灵（如孔子）、王灵（如钱镠）、英灵（如岳飞、于谦等）、贤灵（如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等细分，他们都是西湖令人敬仰或向往的各种在天神灵。西湖山水之间，除了大量的佛寺、道观，还有许多民俗祠、英烈祠、贤人祠、教化祠以及近现代的杰出人物纪念馆。西湖文化，可以说是以秀丽、雅致的西湖山水为承载的天地人神结构的文化。

在杭州这一方水土，天地人神所结构的文化世界在距今 5000 年的良渚文化中已经有比较显著的体现。其典型的代表事物，一个是玉器文化中的祭祀与权力重器“玉琮”，不仅有着“天圆、地方、中空圆通”的观念与造型，上面还刻有神人兽面的复合图形。考古专家指出，“复合的实质是人们把一种特定的兽加以人化，这就是神……我们认为可以把这种图形简称为兽面神，

它正是良渚人的主要崇拜神。”^[1]一个是良渚文化的“土筑金字塔”，即 1987 年余杭安溪乡发现的瑶山祭台及其墓葬。祭台遗迹在海拔 35 米的瑶山山顶的西北部，呈平面方形，外围边长约 20 米，面积约 400 平方米，里外由红土台、灰色土围沟、黄褐色斑土台组成，并有刻画兽面神人图案的单节玉琮——巫觋文化或原始宗教的重要祭器出土。这是良渚人敬天地礼神灵的重要场所，也是通过天人相接、人神沟通来体现氏族或部落政治权力控制的一种机制。因此，“天地人神”关系构造和观念结构的世界观，是由来已久的人类文化传统，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意识、思维和行为。在我国，现今已发现的最早的具有“灵魂观念”的遗迹（神灵观念是整个宗教信仰的发端和赖以存在的基础），是距今 18000 年的山顶洞人。

从杭州景观文化史看，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杭州奇观“钱塘江涌潮”，在西汉文学家枚乘（？—前 140）大赋《七发》的笔下，八月之望的“曲江惊涛”，“似神而非者三：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赞叹了大自然景象的神奇。两晋之交的曹毗作有《观涛赋》，东晋时的苏彦作有《西陵观涛》诗，其中曹毗的赋里已经把浙江涌潮神灵化、人格化了，有“伍子结誓于阴府，洪湍应期而来骋”的描写，已把自然现象与伍子胥的故事联系起来了。后世人们拜忠臣谏士伍子胥为江海潮神，至五代吴越国又有“钱王射潮”的故事和“建六和塔镇潮”的举措。可能早在汉代吴山上就建有杭州最早的祠庙“伍公祠”，视江潮为“子胥灵涛”并尊祀与祈福。自然奇观浙江潮，早已成为“天地人神”结构的一种文化奇观，其悠久远在东晋咸和年间灵竺山水被神化、仙化之前。和名僧慧理一样，春秋战国时的伍子胥及其故事，在杭州景观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启端发祥的地位。杭州文化及西湖文化，特别是西湖景观文化研究，都严重忽视了这个现象及其文化解读。“子胥灵涛”和“灵鹫飞来”两大神奇故事系统，是杭州景观文化的创造源泉，和宋明以来的“白蛇传”神话故事一样，对西湖山水和西湖景观文化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深入国人心灵。这种现象，如果不从“天

[1] 芮国耀等：《良渚文化的又一重大发现》，载周峰主编《南北朝前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18 页。

地人神结构的文化世界”这个视点去观察、理解和言说，就必然会否定人类特有的文化心理和历史行为；对此不能有重要的真实认识，也会有“建立在虚幻之上的文化和景观属于荒谬”的拒斥和不解。这种文化现象，不属于“确实如是”的文化，而是属于具有同样重要性的“应当如此”的那一种文化，它对人类的历史、社会、生存和人生有不可缺少的意义与价值。

“地因人彰”的文化建构

“地以人名”同时也是“地因人彰”。它表明，景观与人类活动相关，人不仅是景观的自然美的发现者、欣赏者，还是景观的人文美化者、文化构建者。就西湖山水众多景观景点而言就是如此，从宗教灵地成为风景胜地，使某地某处山水由此彰显为西湖著名景观，既有自然风光的美好享受，也有历史人文的精神涵养。所以，西湖风景大多并非纯的自然美，也不是纯的人文美，两者之间有一种结合的关系，称其为“自然人文之美”可能比较确切。

西湖风景之盛，人的作用很显著，其中诸如白居易、苏东坡、杨孟瑛、阮元以及钱镠、钱弘俶等有力并有功于湖山自不待言，历代宗教僧道及其文化活动也同样居功甚伟、着力甚巨。宗教文化对西湖山水的开发、建设、保护、彰显、传扬有极为特殊的创造和贡献，东晋时期的慧理、葛洪是其代表。这两个方面，正好一方代表了人的作用力，一方代表了神的作用力，巧凿于西湖山水，共同创造“天地人神”为结构特征的自然人文之美。

宗教活动对于“天地人神”的文化世界之构建有最重要的直接影响，它通过人们的信仰和礼仪行为，以“心理现实”的信念认知形式加以肯定，即所谓“信者即有”。西湖山水众多景观胜境就是这样被创造的，它总是将优美幽雅的山水之美与特定的人物、建筑、历史事件、传奇故事、宗教信仰等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建构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湖山水的景观胜境、西湖的自然人文之美，除了具有“天地人神”的文化结构特征，还有“心理现实”与“物质现实”相交融结合的主客观统一特征——这亦可称“心物交集、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意境文化特征。“灵鹫飞来”也好，“绝胜觉场”也好，其实都是对山水胜境之妙的一种神奇化或故事化的意境体会和意境描述。“天地

人神”所建构的文化世界，所反映的正是这种“心理现实”与“物质现实”的结合，只不过宗教文化更倾向于以信仰的“心理现实”去否定和代替物质现实，肯定前者真实、永恒而后者虚假、有限、暂时。寺观塔幢、绘画造像、香烛钟鼓、梵呗禅吟、经卷典籍等等，都是信仰之心理现实的迹化、物化或感性显现。这种景观的建构创造，就是以社会信仰为基础的“人对自然的文化创意”。除了慧理、葛洪彰显灵竺山水之灵地胜境的事例外，再举若干实例加以说明。

1. 北山。西湖群山以天目山为宗，自西而来至天竺山势分南北两脉，环抱西湖若“双龙护珠”。天竺山下灵隐实为山水之枢纽，而西湖则为山水之厅堂。其中北山胜境迭出，是西湖山水的先发之地和湖上的主要画面。北山自古就具有“天地人神”的文化结构特征，向有自己的景观特色定位。姚悔盦先生对这一景观特色的描述最为中肯：“北山包括宝石、栖霞等山。岗峦壮丽，名刹星罗。尤擅三竺奇胜，不但梵宇琳宫，夙称选佛之地，且多灵迹异感，久尊仙佛应身胜境。游人至此，无不心旷神怡，潇然有出尘之慨，诚湖山之清静之福地也。”^[1]著名的“西湖十景”中唯一跳出湖区的“双峰插云”，就指向西北山区“灵竺佛国”，还有导引旅游的作用。“双峰插云”，本是指南北两高峰上的“双塔插云”的景象，而名为“双峰插云”实是意境审美表现的艺术含蓄手法，它暗示着“天地人神”构创的“人间净土”、“西方世界”。灵隐寺合涧桥对面的照壁，即有“咫尺西天”四个大字。北山此一胜境，当归东晋慧理、葛洪佛道赞化自然之功。

2. 三潭印月。最初岛上有寺，名曰“水心寺”，建于后晋天福年间（936—944），宋大中祥符年初赐额“水心保宁寺”。相传白居易曾游此地，旧有“思白堂”以追思敬仰。有“好生亭”，宋时是人们放生之地。南宋时整个西湖碑禁为放生池，涵养生气，显示佛心慈悲，泛爱众生。明万历年间钱塘令聂心汤，取浚湖葑泥增筑围堤，成为“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水上园林”格局，又于岛上建湖心寺，四周围堤之内为“放生池”。五代吴越国钱弘俶时，曾建有“陆莲庵”，相传绍岩禅师诵《莲经》于水心寺，有莲花七本生于庭陆。苏东坡

[1] 姚悔盦：《西湖寺院题韵沿革考》，杭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

有《陆莲庵》诗：“何妨红粉唱迎仙？来伴山僧到处禅。陆地生花安足怪？而今更有火中莲。”秦观《送僧归保宁》：“西湖环岸皆招提，楼阁晦明如卧披。保宁复在最佳处，水光四合无端倪……白玉芙蓉出清沼，天然不受缁尘扰。”这也是后来“三潭印月”之外别有“鱼沼秋蓉”景名的故事来历，“放生池”和“荷花世界”也是三潭印月的景观特色。清兵部侍郎彭玉麟退隐岛上筑“退省庵”，国学大师俞曲园居于向有“小蓬莱”之称的孤山“诂经堂”，俞曲园赠彭氏诗中有“小蓬莱对小瀛洲”。由此，三潭印月也称为“小瀛洲”。宋苏东坡置三塔于岛周围，经南宋画师得“三潭印月”意境，水天、水月、天人、心物融合为一，既是佛家禅境，也是道家仙境，是西湖之水魂魄所在。清康熙巡幸时除题额“三潭印月”，改“映”为“印”之外，还筑“我心相印”亭。“我心相印”即佛禅偈语，意为此中有真意不须言说，彼此已经心领神会。此种深入浅出的传统文化内涵，已在今日的景观文化鉴赏中淡化了，多留意于三潭印月绝美景象之光影声色，而失于景象的意境与佛道意味。显而易见，“天地人神”的文化结构才是传统“三潭印月”的景观美学结构。

3. 断桥。“断桥”又名“段桥”、“段家桥”、“宝祐桥”等，始建年代不详，最早见于唐诗人张祜《题杭州孤山寺》“断桥荒藓涩，空院花落深”句。原本是一座普通的古桥，附近一带是西北湖游人最集中的地方。自北宋时，就有“湖边多少观游者，半在断桥烟雨间”的描述。这是因为断桥地处钱塘门外昭庆寺去孤山、灵隐、三天竺的交通水陆要津，也是从南山清波门、涌金门湖上出游，至午间会聚于昭庆寺、孤山的船埠地带。断桥成名于南宋“西湖十景”中“断桥残雪”的题名，以古涩、荒残、清寂、萧疏、冬雪的残缺美之景象见称，尚属“天地人”的建构。但它真正闻名全国、深入人心的时间在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根据宋、元以来的故事传说，创作了《警世通言》话本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并被各种文艺手段演绎传播。故事中白娘娘的爱情遭遇和抗争引起社会极大的反响，断桥由此成为爱情圣地，雷峰塔成为传奇建筑。正是“白蛇传”传奇故事，最终完成了断桥“天地人神”的文化建构和景观创造。人们心目中的桥才是真正断桥，即由“断桥残雪”意境和“白蛇传奇故事”所阐述的那座形象的桥。

4. 北高峰。北高峰山峰高峻，有36弯并1227级石阶，为湖上第一高峰。

峰巔平旷，唐天宝年间僧子捷建有七级佛塔，并有“花犬衔砖”的有趣故事。北高峰塔，有势控杭城和湖山江海之大观，是“天地人神”文化世界最突出的象征。唐会昌佛难中被毁，五代吴越国钱氏重建。宋代，三毁三建。元代此塔只存三级，清初尽圮。宋代山顶建有灵顺庙，祭祀华光五显之神，沿袭八百多年，清光绪时重建，并有胡雪岩捐献的日本大铜钟，钟声远播四方。至今香火旺盛，每年正月初，八万众登山进香，蔚为壮观。唐宋之间有“扪萝登塔远”之句，宋潘阆有“北高峰上塔，竟上最高层”，苏轼有《登灵隐北高峰塔》诗，邓林有“扪萝百折上嶙峋，世界仙凡到此分”。

5. 韬光庵。韬光庵在北高峰下灵隐寺西北巢拘坞。唐长庆三年（823）韬光禅师从四川云游至此，遵师嘱“遇天可前，逢巢即止”，过天目山至杭州结茅于是，世称韬光庵。巢拘坞由此境出凡尘，名彰江浙。韬光不仅道行高妙而且善诗文。白居易敬重他，常来韬光庵，曾以诗诚挚相邀：“白屋炊香饭，革膾不入家。滤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黄叶，红姜带紫芽。命师来伴吃，斋罢一瓯茶。”韬光禅师以诗作答：“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岩阿枕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种金莲。白云乍可来青嶂，明月难教下碧天。城市不堪飞锡到，恐惊莺啭画楼前。”诗章高妙，白居易叹服不已，前往山中与韬光金莲池畔作茶饮，传为佳话。韬光庵清净幽寂，是禅修胜境，还有“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的壮阔大观，韬光禅师道行高蹈、诗风智慧，为白居易所仰慕。后人多诗歌兴会题唱，在地灵人杰之外多了一份高雅和文采。

6. 鸟窠禅师。唐代名僧，杭州富阳人氏，自幼出家。他从长安得法南归，至西湖秦望山，见有大松树盘屈如盖，乃居其上，并与喜鹊相友为邻，人称“鸟窠”禅师。禅师衣衲穿敝，寒暑不更。白居易入山访见，说：“师之住处，何其危险！”禅师答：“太守危险尤甚！”白居易笑说：“公忝郡守，何险之有？”禅师答：“薪火相交，识性不停，得非险乎？”官场险恶，白居易叹服，又以一偈投问：“特入空门问苦空，敢将禅事问禅翁。为当梦是浮生事，为复浮生是梦中？”鸟窠禅师回答：“来时无迹去无踪，去与来时一事同。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是梦中。”这里的禅锋机语启人自省，古松大树亦令人仰止。荒山尘世艰险，何如大树安稳？鸟巢古松，实乃警世醒人的禅学文化意象。荒山

野岭由此涵道生瑞。

7. 净慈寺。该寺处于西湖南山的显要位置，背倚南屏九曜山，坐落于慧日峰下，以南屏余脉回峰（即雷峰）为案，以西湖为镜，沙水加环。庙宇丛林在慧日峰与回峰之间有数百亩之广大，虽然坐南朝北，但形势称为宏壮，是得天地之胜境。更有雷峰塔之夕照，佛禅之晚钟，天地得人文昭彰。净慈寺创于五代吴越，为钱弘俶所建，初名慧日永明院，延请法显弟子道潜主持，号永明禅师，筑罗汉堂。后有高僧延寿主持，号智觉禅师，筑宗镜堂，著《宗镜录》120卷，诗偈数万言，传播于海内外，高丽国王致书叙弟子礼，并派遣王子来杭州学习。延寿禅师曾遗嘱钱弘俶，劝其“纳土归宋，其善莫大”。这是天地、人间得神明开慧救世。

8. 云栖。云栖在五云山下。山以常有五色瑞云盘绕而得名五云，坞以五色瑞云随后飞集得名云栖。山势高峻，坞境幽寂，虽有灵淑之气，尚有待于乘愿利生者开化。宋乾德五年，高僧法忠结庵开华严道场。周围多虎伤人，师常携大扇乞钱买肉饲虎，虎皆驯伏，常载乘还山。世称伏虎禅师、大扇和尚。他在五云山上下共创建真济、云栖、天池三座寺院。云栖现以“云栖竹径”知名，旧有“云栖六景”，即回耀峰、宝刀泷、壁观峰、青龙泉、圣义泉、金液泉。至明弘治年间寺院为山洪所毁。明隆庆五年（1571），由莲池禅师株宏重建。相传莲池禅师昼与野鹿主宾，夜与鸣泉唱和，饲虎不伤人，祈雨化旱年，受到当地人民的敬仰拥戴。可见云栖幽玄静美，岂止山林泉石？乘道生，日月为之光昭，山水为之焕彩，自然与人文相融，实一方福地胜景。

结语

“天地人神”的文化建构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尤其凸显于人类对于世界的宗教掌握方式，也是人类文化心理中根深蒂固的部分。从原始人到现代人都是在“天地人神”文化结构的认知框架中体认世界、关切人生、追问命运。尽管现当代科学文明、理性文化高度发达，依然难以摆脱这种历史传统深刻积淀的巨大影响。宗教的世俗化、神圣世界的人间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西湖山水“天地人神”的文化建构，就是宗教世俗化、神圣

世界人间化的一个范例。这种在大地人间构建“天地人神”之“诗意栖居”的文化意识和社会历史行为,可以在5000年前良渚文化的祭器玉琮、神人兽图腾、瑶山祭台中见到,在汉代钱塘江“子胥灵涛”中感受,在东晋“灵鹫飞来”和“绝胜觉场”中感悟。尤其是唐末五代到北宋、南宋,正是中国历史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近世化转折时期,宗教的世俗化和神圣世界人间化进入普遍和高涨阶段,并伴随着宗教的审美化和风俗化。吴越国钱氏诸王的倡佛兴教,佛道文化背景下的佛教复兴,儒道释交融的理学兴起,文学艺术的禅学思想浸润,士大夫文化和世俗民间文化对于佛教文化的接受和深刻影响,统治阶级对于宗教的推崇政策,等等,更令人从“东南佛国”到“人间天堂”的诗性认证中体会到一种心理现实中的真实。因此,西湖风景区不仅仅是一处公共的风景名胜游览地,不仅是中国山水文化及其景观美学的经典创造,还是中国民族特色“天地人神”文化世界的一个经典范例——它寄托了中国人的信仰、理想、情感,是一处秀丽、雅致的神圣山水。人类何以需要这一存在于意义世界而非事实世界的“天地人神”文化世界?这种“天地人神”的文化意识,何以一如人类生物基因一样,具有生命意义和天然特征?这和人类具有意识思维和创造能动性的文化特征有关。美国人类学者马歇尔·萨林斯在《甜蜜的悲剧》一书中指出,人类学家研究成果一再表明,人类生存是为意义而不是为事实。美国学者克利福德·伍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认为,人是生活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之中的,而文化正是这个意义网络。“天地人神”结构的文化世界,正是人类自己编织并生活其中的那个意义网络。本书对西湖风景名胜区及其山水文化、景观美学的这一独特研究,展示了西湖山水重要的意义世界和经典范例。

上篇 总论	14
一 “天地人神”的哲学——总论	14
二 “自然与神”的哲学——总论	14
三 “自然与神”的哲学——总论	14
四 “自然与神”的哲学——总论	14
五 “山水”的逻辑	142
六 “天地人神”的自然主义	142
七 “自然与神”的逻辑与思维方式	143
八 对外源、本土民族精神的深度比较	144

目 录

- 序 艺术与诗意——读通《诗经·国风·周南·关雎》与《诗经·国风·召南·鹊巢》 / 1
 第一章 “中国美”的范例 / 1
 第一节 美的诠释 / 1
 一、美的人生境界 / 1
 二、西湖的美(之一) / 2
 三、西湖的美(之二) / 2
 四、西湖的美(之三) / 3
 五、关于美 / 4
 六、画眼状物——山水本体之美 / 6
 七、健与力的美和娇与柔的美 / 8
 八、“西湖太完美了” / 9
 九、西湖谈美选辑 / 12
 第二章 “中国美”的理路 / 13
 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自然观” / 13
 一、中国文化的“自然观” / 13
 二、中国文化的“自然观” / 14
 三、中国文化的“自然观” / 15
 四、中国文化的“自然观” / 16
 五、中国文化的“自然观” / 17
 六、中国文化的“自然观” / 18
 七、中国文化的“自然观” / 19
 八、中国文化的“自然观” / 20
 九、中国文化的“自然观” / 21
 十、中国文化的“自然观” / 22
 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自然观” / 23
 一、中国文化的“自然观” / 23
 二、中国文化的“自然观” / 24
 三、“大地为母”的思想 / 26
 四、“自然”的概念 / 27
 五、“山水”的理解 / 31
 六、生气勃勃的自然主义 / 32
 七、自然美的理解与思维方式 / 33
 八、自然美,从宗教祭祀到道德比拟 / 34